



法国：亨利·米修（Henri Michaux）诗选

亨利·米修（Henri Michaux）诗选

亨利·米修（Henri Michaux 1899—1984），法国诗人，画家。借助东方神秘主义与迷幻药进行颠覆性写作，其诗歌直接呈现个体的潜意识与神话原型，语言不再是表达或修饰的工具，而成为映射另一种维度的存在的镜子。

信 我从遥远的国度写信给你

信

我从曾是明朗无比的国度写信给你，我从一个裹着阴暗大衣的国度给你提笔。

这么多年了，我们都还活着，活在降着半旗的塔里。

唉，夏日，中了毒的夏日！

从此以后，记忆总是深陷于那一天，停滞不前。

钩在钩上的鱼无比地想念水，无比地想念，这难道不是很自然吗？

在山坡的最高处，长矛当胸穿透，

从此，生命再也不成为生命，那个冲破神殿大门的一刻。

我们相互询问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我们谁也不比谁知道得更多。

这个人手足无措，那个人狼狈不堪，所有的人都心慌意乱。

平静消失了，智慧不比一口气更持久，

告诉我，有谁在脸颊上挨了三支箭还能装作若无其事？

有些人被死亡带走，有些人在监禁、饥饿、流放与不幸中沉沦。

寒冷如军刀穿透了我们，卑鄙与阴险也在我们之中降临。

在这块土地上，还有谁能够承受抚心的欢吻？

我与酒相会是一首诗，我与女人相会是一首诗，天与地相会是一首诗，

但我们听到的诗却麻痹我们的领悟。

大痛中唱不出歌，艺术如青玉的斑纹嘎然中止，
浮云飘过，岩石的般云，桃子般的云，而我们也如飘过的浮云，填满着痛苦的徒劳的力。
我们不再喜爱白天，它咆哮的厉害，也不再喜爱夜晚，它被忧虑所包围。
万籁只叫人沉落，没有一丝声音给人以依靠。
我们的生命有如我们苍白的脸孔，疲惫。
世事很重，夜也重，但重又如何呢？
千万颗星星也照不亮一张床。知者不再知，他们随车而颠，随轮而转。
“保留自己于自身？”
别妄想了，而孤独的房屋不能独存于鸚鵡横行的小岛，坠落中可鄙现出原形。
纯粹的不再纯粹，露出的是固执与憎恨。
在坠落时的尖叫中露出，在鬼魅般的闪躲中露出。但伟大，它从来不出现。

隐秘的热情，永别的真理，石板的沉默，被刺杀者的痛喊，
我们的一切不过是冻结的休息和燃烧的热情的总和。我们的路是丧家之犬的路。
我们未曾在沉默中认出自己，在呐喊声中也曾未曾，在洞窟中，在异乡人的手势中。
旷野依旧无动于衷，太阳也不曾在意。
我们自照，在死亡的镜子里，在被亵渎的印章的镜子里，在滴血的镜子里，在热情拦腰折断的镜子里，在
当众凌辱的污镜里。

我们重返混浊的源头。

pierre 译

我从遥远的国度写信给你

1.

我们这里，她说，每月只出一次太阳，那光还转瞬即逝，哪怕好几天前我们就开始拭目以待。
然而无济于事。天气无情，阳光如此吝啬地守时。
只要有阳光，我们就得赶紧操劳于整个世界的事务，于是无暇彼此凝视。
只有等待入夜才能匆匆相爱，然而，侏儒却不断降生，带来麻烦。

2.

当你行走于乡间，她继续向他倾诉，也许会在路上遭遇一些巨大的实体。
那些山峦，终有一日你只能向它们屈膝。
抵抗只是徒劳，你从此无法前进，甚至只能伤害自己。

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刺痛你。如果想刺痛你，完全可以谈论其他。

3.

这里黎明灰暗，她还在说。其实以前并不是这样。我们不知该责怪谁。

夜里，牲口哭号，悠长如同笛鸣。我们满心同情，除此以外还能怎样？

桉树香萦绕我们：平静是一种赐福，却无力守护我们，你以为它真能守护我们吗？

4.

再对你说一句话，或者，只是一个问题。

你的国度里也有水的流动吗？（我不记得你是否告诉过我）它也冷得让人发抖吗，如果真是这样？

难道我喜欢这样？我不知道。水冷时我们如此孤独。水热时却又是别种滋味。又怎样？我该如何选择？你又会怎样选择？坦白地告诉我，怎样才能彼此敞开心扉？

5.

我从世界的尽头给你写信。你必须了解。树群总在颤抖。我们收集落叶。它们的经脉繁复得惊人。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它们与树之间不再有任何关联，而我们不必为之烦恼。

生命可以在没有风的世界里继续吗？抑或，一切都只能别无选择地颤抖，无休，无止？

甚至在屋里都存在着这些隐匿的距离，如同随时可能迎面扑来的怒火，如同严苛的生灵，它们从你身上榨取秘密。

我们一无所见，除了那些可以视而不见的微芥。

无物存在，而我们颤抖。为什么？

6.

我们这里的女人都喉咙紧缩。你知道吗，虽然我非常年轻，另一些时日里更为年少，我的同伴们也是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其中的恐怖毋庸置疑。

在另一些时日里，就像我对你说过的，我们更为年轻，所以满心忧惧。这样的混沌也许已被人利用。有人也许对我们说过：“看到了吗，我们要埋葬你。这时刻已降临。”我们在想：

“确实如此。今晚我们真的会被埋葬，因为他们已郑重宣判。”

那时我们不敢全力奔逃：气喘吁吁地到达终点，一头冲向那条壕沟，没有时间说一句话，没有呼吸。

告诉我，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？

7.

经常地，她还在向他诉说，狮子出没于村庄，它们行走得旁若无人。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它们，它们也不会注意我们。

但如果见到一个年轻女子在面前奔跑，它们无意为她的焦躁道歉，不！它们当场吞食她。

所以它们经常巡游于村庄周围，无所事事，否则在其他地方它们也只是打着哈欠。

8.

很久很久以来，她向他坦白道，我们一直在与海洋作战。

极其难得地，海湛蓝而温柔，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快乐的。但那从不持久。她的气味早已泄漏

一切，腐朽的气味（如果不是她的苦涩）。

这里我应该解释海浪的行踪。这复杂得可怕，而那海。。。我祈求你，信赖我。难道我会要欺骗你？她并不只是一个词。她并不只是一种恐惧。她存在着；我向你发誓；人们时常面对她。

谁？为什么，我们，我们见到她。她从远方而来，与我们厮杀，恐吓我们。

你到来时可以自己见她，你会瞠目结舌。“这。。。我要。。。”你不知如何开口，只是被她震慑。

我们肩并肩注视她。我很明白自己不会害怕。告诉我，会有这一天吗？

9.

我无法离开你，当心中还有疑虑，她说，缺乏信任。我应该再同你谈海。但障碍犹存。海潮奔涌，却不是她。听着，不要生气，我向你发誓，我做梦也不会欺骗你。她就是那样。无论千军万马如何高涨，她会在一点沙面前勒马。她多么擅长此道。她多么渴望再向前一步，但这，已是故事的全部。

今后，也许，有一天她会迈出那一步。

10.

“我们前所未有地被蚂蚁围困，”她在信中写道。它们惴惴不安地全速推动尘土。它们对我们毫无兴趣。

谁也不会抬起头。

它们的社会拥有所能达到的最高封闭性，哪怕一出门它们就四下溃散。那些深思熟虑的谋略，什么当务之急。。。都不重要。。。它们只在乎彼此。。。无论在哪里。

至今都没有一只蚂蚁向我们抬起头。它宁可被碾碎。

11.

她接着向他写道：

“你无法想象天空上的是什么，不亲眼所见你无法相信。所以现在，那。。。但我并不打算马上告诉你它们的名字。”

它们气势汹汹，几乎占据整个天空，却轻若无物，它们如此巨大，却只有初生婴儿的重量。

我们叫它们云。

的确，水来自它们，但并非出自挤压，或者重击。这毫无用处，它们其实一无所有。

但是，它们如此坚忍不拔地占据了漫长，宽广，而幽深的空间，它们层峦叠嶂，最终成功地使几滴雨水坠落，是的，是水。而我们竟浑身尽湿。我们在暴怒中奔跑，因为屈辱的被困；谁也不知它们何时会施舍这些点滴；时常地，它们静止数天而无所举动。于是我们坐在家中徒劳地等待。

12.

这国度里缺乏抵抗寒冷的教育。我们对真理一无所知，当一些事发生时，我们不知所措。

这是当然就是时间。（你那里也是这样吗？）你必须提前一点到达；明白我说什么吗？只要提前一丁点。你知道抽屉里跳蚤的故事吗？是的，当然。难道你不认为这是真实的吗？我不知还有什么可说。什么时候，我们才能重逢！？

www.poetry-cn.com

中国诗歌网版权所有

转载文章请注明出自中国诗歌网